

# 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sup>\*</sup>

吴 传 钧

(中国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  
(国家计划委员会)

**提 要:** 地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 它的中心研究课题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变化的, 因此要从发展观点来认识地理学。否则各国由于国情不同, 地理学的发展也具有地域差异性。本文从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发展阶段和西方及苏联两大中心的主要地理思潮加以分析, 说明了以上论点。

**主题词:** 地理学发展 数量革命 理论革命 区域科学 马克思主义  
地理学 统一地理学 更新区域地理学

## 一、要从发展观点认识地理学

“什么是地理学?”, 这个问题不仅初进大学专修地理的同学会提出, 即使从事地理专业工作几十年有经验的专家也在不断思索着: 这个问题不但在我国地理界如此, 其他国家、包括地理学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同行们也经常在探讨着。这并不奇怪, 不仅地理学有此现象, 其他科学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 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演变之中, 也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地理学, 才能正确认识它。

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也不一样, 因而各国地理学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 研究的内容也各有特点。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地理学本身就存在着地域差异, 这就增加了我们探讨什么是地理学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地理工作者都有“地域差异”的概念, 对地理学本身也要认识它的地域差异性。

## 二、地理学发展的三大阶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 “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在不

本文1990年3月9日收到。

<sup>\*</sup>本文是根据作者自1986年以来先后在南京、上海、石家庄、哈尔滨、济南、贵阳等地高校地理系和中科院研究生院<sup>\*</sup>向专业研究生所作报告记录汇总整理而成。

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地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它的研究内容中心，也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变化。各国地理界讨论，大致认为地理学的发展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

古代地理学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基本上是积累地理知识和资料的过程，所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但又零星而分散，虽以描述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为其中心内容，但往往和哲学、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交错在一起。因而这一阶段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是不十分明确的，它的个性也是不显著的。

随着地理大发现之后，欧美各国各界人士对地理学的兴趣普遍增长，从而出现了地理学会的组织。主要的有柏林地理学会(1828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1830年)、墨西哥地理学会(1833年)、德国法兰克福地理学会(1836年)、俄国地理学会(圣彼得堡、1845年)、美国纽约地理学会(1852年)。参加的人不限于地理工作者，包括不少王公贵族、社会名流和探险家，这也反映当时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

到了什么时候地理学才发展成为一门近代科学呢？不少地理学者把在大学设置地理讲座或地理系作为划分古代地理学和近代地理学的一个综合标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表明地理学在科学体系中已确立了它的独立地位，而且也表明在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开始培养地理学的专业队伍。以这个指标来衡量，德国最早在1871年就在大学(柏林)设置地理讲座，法国在1877年(巴黎)、英国在1887年(牛津)、美国在1903年(芝加哥)、我国在1921年(南京)，这大体反映西欧国家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领先作用，同时也可见我国近代地理学的起步大致迟于西欧四十年。

至于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的阶段划分，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可以作为它们的分水岭。正是由于战争扩大到世界各地，就对地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地理科学知识和地理科研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而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

二次大战后各国地理事业都有明显的长进。例如美国1981年时有410个大学设有地理系，其中150个大学授硕士学位、48个大学授博士学位，而1945年时仅28个大学招收地理专业研究生。英国1945年仅25所大学有地理系，到了1966年由工艺(polytechnic)学院普遍设立地理系，高等院校地理系的总数已达50个。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成立科学院系统下的地理研究所，其研究课题大多和国家经济规划有密切关系。不仅地理机构增加了，地理专业队伍扩大了，更重要的是地理学本身的理论和应用方法都推陈出新大非昔比了。在理论方面由于和其他科学的交错，引进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而大大丰富了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在方法方面由于计算机、遥感遥测和新的分析手段的推广应用，而显著提高了地理工作的功效与质量。

对我国来说，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现代地理学的开端比较确当。以此为准，对比前后，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也是很可观的。例如大学地理系从旧中国的11处，发展到今天的41处，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以教员人数而论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地理系；地理研究机构由1所增加到11所，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是世界最大的地理专业研究机构；地理专业期刊由2种增加到30多种；中国地理学会的会员由200多人扩大到17000多人。我国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和先进国家对比，也缩小了差距。由于建国以来我国的地理研究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

的方向，并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能通过协作，集中主要科技力量于重大课题的研究，因而在国土开发整治、区域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农业区划、自然区划、自然灾害和地方病的成因与分布、黄土、沙漠、冰川、喀斯特地貌等的研究，以及资源综合考察和海岸带综合调查等方面，都作出了被国际重视的成绩。

### 三、世界地理研究中心的转移

在二次大战前，近代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在西欧，大致可分为德、法、英三个学派。

德国率先发展近代地理学，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Karl Ritter）二位大师被推崇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在自然地理方面以地貌研究为重点，人文地理方面以聚落研究最有成绩，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论就是它的代表思想。德国学派的特点是从小区域入手，进行典型性的景观研究，通过景观研究把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综合起来。德国学派的影响极其广泛，特别是中欧、北欧和东欧各国，包括帝俄和革命初期的苏联在内。

法国学派以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白吕纳（Jean Brunhes）为带头人，以人地相关论为其指导思想，以区域地理为研究主体，出版了一系列世界最高水平的区域地理专著。在区域地理的基础上，后期即派生出领土组织（即国土整治）研究。法国地理学的特点是和历史学发生紧密联系，在很多大学中建立史地系来培养地理和历史兼业的人才。法国学派的影响主要是对拉丁语系各国，包括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各国。

英国学派是兼容德国和法国地理思想而发展起来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侯伯生（A. J. Herbertson）为其代表人物。英国亦以区域地理为研究主体，首先提出突破行政区而以自然区为框架来研究世界地理的理论和方法。英国学派的特点是强调地理学的应用，在早期由于开拓海外殖民地和贸易的需要而发展了商业地理学，30年代在斯坦普（Dudley Stamp）的领导下，为振兴农业而开展全国土地利用调查，在此基础上又着手城乡规划的研究。英国学派的影响普及所有英语国家，特别是大英帝国联邦各成员国。

当时除了西欧而外，地理学比较发达的还有美国。他在早期承袭英、德、法的地理思想，以后本国学者渐露头角，以台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es）“地理轮迴论”为中心的地貌学研究，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的“气候影响人类活动”的见解，和鲍曼（Isaih Bowman）关于政治地理的论述对国外具有较大的影响。此外，贝克（O. E. Baker）从土地利用研究入手而转入社会地理的研究，沙尔（Carl D. Sauer）从地貌研究入手而转入文化地理的研究，是美国不少有成就的地理学者的治学方向由自然转向人文的典型事例。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系统梳理西欧地理学说，而写成的《地理学性质》一书，被誉为地理学思想的里程碑，他提出：“地理学是地域差异的研究”的结论，成为美国地理学派的代表思想。

以上关于景观、人地关系、应用研究和地域差异研究，大致反映了德、法、英、美近代地理研究的传统特点。至于二次大战前的苏联，主要承袭德国的地理思想，根据社会主义建

设的需求,地理工作者着重重新开发地区的资源调查和地区性规划,对国外影响不大。

二次大战后,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愈益频繁,以往国际交流主要通过图书刊物,而这时则主要通过国际会议个人面对面接触。各国地理学的传统特点,通过交流而逐渐融合。再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英语已成为国际交流的主要用语。据198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由哈里斯(Chauncy D. Harris)主编的《国际地理学期刊总目》所载,全世界曾先后出版的地理期刊达3145种,其中出版延续期较长、被各国学术界参考应用较多的主要地理刊物有443种,其中英语占45.6%,德语占14.6%,法语占11.5%,西班牙语占4.9%,俄语占3.8%,其他27种语言共占20%。

另一方面、二次大战后苏联崛起,其政治经济势力影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唯苏联的马首是瞻。

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格局。在此情况下,世界地理学的中心就相应地分为以美英为一方和苏联为另一方,德、法退居次要地位。作为西方地理学中心的美、英之间学术观点日益趋同,但他们的成果表达有所不同,美国出版了较多的大学地理教科书,英国则着重出版地理学理论专著。分析美英与苏联这两大中心的趋向,也就大致可掌握现代地理学的主要趋向。

## 四、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一些主要思潮

### 1. 区位论和区域科学

德国经济学者曾先后提出了有关经济活动的多种区位理论,最早的如杜能(von Thünen)于1826年提出的关于农业土地利用类型的区位论,韦伯(Alfred Weber)于1909年提出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特于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论,和廖希(August Lösch)于1944年提出的经济区位论。到了50年代后期,西欧和美、日等国的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运用区位理论来研究工业配置就成为一时风尚。美国经济学家艾萨特(Walter Isard)综合德国各种区位理论学说于1956年发表《区位与空间经济》一书,克里斯塔特的中心地论亦于1966年出版英译本,于是区位论就成为西方经济地理界的主要理论导向。

紧接着区位论的流行,随后出现了区域科学。由于二次大战后西方地理学与其他相邻科学发生了更多的交错,促使地理学的各门分支的专业化发展,特别是地貌学和气候学更向第三级子系统发展,以致地理学逐渐丢失了以区域地理为主题的传统。但区域毕竟是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美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在研究区位论的基础上,逐步进入对区域经济的整体研究。艾萨特倡导建立联系地理学、经济学和规划学的一门新的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试图克服区位论的分散性和人文地理学的非理论性。对区域经济和区域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建立数量模型。其研究内容包括:区域发展动力、多目标化、城市和区域体系的经济模型,以及空间分析方法等。1959年成立区域科学协会,并创办《区域科学》季刊。到了60年代后期,英国也成立了区域科学组织。

### 2. 地理学的数量革命

1955年运输地理学家加里逊(William L. Garrison)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开设了在地理

工作中应用数学统计的研究班。参加这一研究班的学员其后在瑞典的Lund、英国的Bristol和Cambridge、美国的Ohio State和Pennsylvania等大学广为传播,意图使地理学的描述和解释精确化,从而寻求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6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开始推广,可以高速处理多种变量的复杂计算,于是地理学家利用这一工具就可以较精确地度量人地关系和地域差异与变化,以数量上的函数关系来取代文字上的因果说明。并进一步预测人类的空间行为和社会的空间组织的趋向,使地理学从以描述为特点的科学发展为总结和归纳规律的科学。这一股以中青年地理学家为主力的、通过数学方法探索地域普遍规律的方法论热潮,被称为地理学的“数量革命”。其中哈盖特(P. Haggett)发表的一些著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1965年出版的《人文地理的区位分析》一书中提出人文地理研究的空间形式由:节点、层次、网络(渠道)、流、面(nodes, hierarchies, networks, or channels, flows, surface)五个部分组成,并形成空间扩散过程。他认为这一社会空间组织理论,可应用于社会政治决策。

数量方法无疑丰富了地理学的方法论,但在应用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弱点,一是过于注意方法上的变革而没有顾及相应的理论建设;二是追求数量形式上的完美而忽视了地理学丰富的内涵;三是在数学处理上的假定和简化太多,不能真实反映地理学的时空特点,例如它把观察研究的景观,都看作为没有起伏的平面,包括所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区位论都有这种忽视地域差异的弱点,因而难以分析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对数学方法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是这些方法对地理工作有用,可以深化分析;二是它还有不足之处,因而不能把它(也包括遥感一类的技术在内)看作是万能。应当把它和其他方法结合应用,庶几才能达到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

到了80年代,出现了数量地理学的第二代人才,如英国里兹大学的威尔逊(A. G. Wilson),进行模拟流的结构变化和反馈效果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又有所提高。

### 3. 激进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激进(radical)地理学指对空间科学、区位分析和人文地理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批判,认为地理学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进行革命,这种评论标榜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早在50年代法国的一些共产党员地理学者兴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地理学,包括研究不同阶级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此后苏联批判斯大林,又发生匈牙利事件,使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失势,从而也使这一地理流派逐渐消沉。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贫穷深化,社会上掀起反对侵略越南战争、保障妇女权利和反对歧视少数民族三大运动,促使地理学者更多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这些被称为激进派地理学者抨击资本主义制度,1969年在克拉克大学创刊《Antipode》,集中发表他们的见解。该刊主编比特(Richard Peet)认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研究社会矛盾,这类矛盾的地理类型表现为:1)中心地区社会内部矛盾;2)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矛盾;3)各中心地区之间的矛盾;4)中心地区和广大腹地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最后非由社会的革命不能解决。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自居的哈范(David Harvey)发表《社会公理和城市》一书,指出形成社会问题的原因十分深刻,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对此作出解释并提出改善方案,他认为社会的一切不平等是由于资本主义模式所引起,特别是

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地社会与空间不平等的根源,由于空间行为决定于经济过程,而经济过程的条件与形式总在变化,难以归纳出一个空间行为普遍适应的规律,也因此人文地理学不同于自然地理学。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反对地理学的过细专业化和分散倾向,主张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改造,使它能发挥确实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的潜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宗旨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主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它主张地理学要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有关学科更多地交错和融合。

#### 4. 行为地理学、福利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

为了谋求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西方地理学出现了人本主义(humanistic)的倾向。如段义孚1974年发表的《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一书和1976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上发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文,蒲缇梅(Anne Buttimer)1974年发表的《地理学中的价值》和1983年发表的《地理学的实践》二书,认为地理学是人类的镜子,要了解世界,首先要了解人类自己。对于人类本身的研究包括:人口问题、人口移动、语言类型、文化生态等。再如随着60年代后期对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研究的迅速发展,柯尔德(Peter Gould)1974年发表《意境地图》一书,华爱特(Gilbert White)1974年在《专业地理学家》杂志上发表的《地理学和公共政策》一文,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人的行为的心理活动和对环境的反应的分析,才能理解人的行为,主张发展行为地理学(behavioral geography),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对环境的反应,例如企业行为、购买行为、居住区选择行为等等。

1977年英国史密士(David Smith)发表《人文地理学:一种福利的探索》一书,提出福利地理学(welfare geography)的研究,认为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布是地理学研究要题,分析人类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别,从而追究有关的社会问题(如移民、少数民族、智力失调、住房、选举、卫生福利等),立意于估价各种地理环境下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探讨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有人批评史密士的论点不过是一种改良的实证主义,只是提出社会病症而不能提出改革方案。

在面临愈来愈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严重问题的形势下,要求地理学更好地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起作用。1960年斯坦普首先倡导发展应用地理学(applied geography),此后西方地理学者在城乡规划、土地利用、城市容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参予有关的决策。1931年创办了《应用地理学》期刊。地理学向应用方面的发展,丰富了学科的内容,开拓了研究资金来源,提高了地理学的社会声望,增加了专业学生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交错研究。

#### 5. 理论革命和更新区域地理学

西方地理学在50年代与60年代加剧专业分化,综合性的区域地理学逐渐消沉,于是地理科学的整体就失去了中心。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应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以地域为单元来综合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同时研究的重点亦由空间分布转向发展过程,主要是寻求事物的相关(relevance seeking),有人称这一转向为地理学的理论革命。与此同时,把景观的研究也纳入到地区人地关系的研究之中,一度被冷

落了的区域地理学又被摆到重要地位，要求它发挥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桥梁的特殊作用。

1970年英国费希尔 (Charles Fisher) 主张复兴以分析人与环境关系为主旨的区域地理学，并认为它是地理学的当然核心。美国贝莱 (Brian Berry) 认为现代地理学的多样化可说是一种新的分散统治的部落制，主张重振区域地理学这一伟大的传统。于是复兴、重振和更新区域地理学也就成为地理学理论革命的一个具体内容。1980年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以此为讨论主题。当然，复兴区域地理学并非恢复近代区域地理学的老路子，而是要求它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都有所变革，其重点要转向地区要害问题和综合发展的研究。

## 五、苏联现代地理学的种种思潮

苏联地理学只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具有国际影响。几乎所有战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模式来发展地理学，我国也不例外。苏联关于景观、自然区划和农业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和经济区划等的理论，对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苏联在当时把人文地理学批判为唯心主义的人为科学而加以一概撇弃，把经济地理学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而滋长了割裂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内在联系的地理学发展二元论，在大学地理教学中强调专业分化而忽视综合训练等，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深远而消极的影响。

阻碍苏联地理学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干预太多。除了对西方一些学术思想进行政治性批判外，往往以行政手段来对待学术问题，例如1955和1976两次全苏地理大会对经济地理学的定义就采取大会决议的方式来表达，抹煞了客观存在的不同意见。最突出的事例是通过对阿努钦 (V. A. Anuchin) 博士论文的评审而暴露出来的所谓学术争论都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阿努钦是巴朗斯基的学生，1961年向列宁格勒大学提出博士论文《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抨击了“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学和“非自然”的经济地理学，他把割裂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二元论称为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强调统一地理学的观点，他认为：“地理学是关于地理环境地域综合体的科学”，并认为地理方法在地区综合体研究上表现得最为完美，他还否定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把地理环境看作是自然要素的提法，明确指出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要素也包括人文要素。他的这些论点在当时遭到苏联科学院地理所所长格拉西莫夫和经济学派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反对而被否决。1962年阿努钦再次向母校莫斯科大学申请，仍然由于格拉西莫夫等人的反对而没有得到2/3的支持票数而遭否决。

1963年莫斯科大学萨乌武金教授在美国《经济地理》季刊上发表文章，遭到反对和西方进行学术交流人的批评。此事引起苏共中央注意，负责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伊利切夫 (L. F. Ilyichev) 次年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报告，他说斯大林把地理环境当作是纯自然范畴的言论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对发展经济与进行规划不利。他的报

告等于批判了苏联地理学的发展二元论。到1965年苏联哲学权威作了类似的表态,于是莫斯科大学就通过了阿努钦的博士论文,从此纠正了苏联把地理学限于自然地理学的偏见,使苏联地理学重新回到统一的道路上来。随后阿努钦在萨乌式金的支持下,在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指责格拉西莫夫不适当地专重自然地理学,而忽视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综合研究,要求彻底改变苏联科学院地理所的研究方向。在此情况下,格拉西莫夫才在1968年提出发展建设地理学的论调。

要求发展统一地理学的不限于经济地理学家,自然地理学家也有此要求,如莫斯科大学马尔科夫(K. K. Markov)教授长期从事地貌、海洋和南极研究,他在1972年发表《地理学的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地理学是综合性科学,离开综合性就没有地理学”,1980年他在全苏地理大会上发表《现代地理学》一文,又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允许‘无人的’自然地理学与‘反自然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脱节,正因为如此,统一地理学、简称地理学,就是现代地理学”。

苏联现代地理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新趋向,即开始重视社会因素的分析,1981年的全苏地理大会甚至作出:“号召并持续鼓励地理科学的社会化”的决议。传统的只从技术经济因素分析生产配置的经济地理学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因而增加了社会因素的分析和非经济要素的研究,萨乌式金提议改称为社会经济地理学,实则已接近人文地理学的内容,但苏联地理界尚未公开议论以往对人文地理学过头的政治性批判的失当。与此同时,关于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了70年代应用系统论的观点,把它作为国民经济的地域结构来研究,也改称为地域社会经济系统。

应用系统论和生态学的观点正是苏联现代地理学的一个新发展,例如对资源地理的研究,探讨资源的地域组合,在对资源进行社会经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地区开发利用资源的最佳社会组织形式。又如应用生态观点研究经济建设问题,提出划分农业生态区和生态经济区等的主张。

自1985年格拉西莫夫去世后,接任地理所所长的卡特梁科夫(V. M. Kotlyakov)通讯院士提出该所新的主要研究方向为:1)自然环境的演变及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包括地理系统机制的研究;2)地区自然资源的潜力及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合理布局,包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地域组织、经济的地域组织、山区的综合研究等;3)地理调查研究方法的革新。看来综合研究的比重将有所增长。

## 六、世界各国没有同一的地理学

从以上简要地回顾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可见它的研究中心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转变的,这正好证实了恩格斯所说“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那个真理。

我国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国外的影响,我个人的经历也证实了各个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热点。在30年代当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近代地理学时,老师介绍说地理学是一门分布的科学,着重研究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分布以及自然和人文之间的相关,主要参考英、德、法等国的地理文献。到了40年代初读到代表当时地理学思潮主流的哈特向《地理学



的性质》一书，进一步认识到地理学不仅研究分布，而且还要着重探讨自然和人文现象及人地关系的地域差异。解放后政治上的“一边倒”带来学术上一切学习苏联，整个50年代就是学习苏联地理学的年代，从景观到地域类型、到各种区划的理论，使我对地域差异性的认识具体化了。三年困难时期地理学顺应客观要求号召为农业服务，就把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的研究提到首要位置。到了60年代初，关于德国早期的各种区位理论的英译本开始传入我国，相应进行了补课。“文革”十年地理研究基本停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地理界开始和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西方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有关“数量革命”、“理论革命”和人文地理学一些新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为我们乐于借鉴的内容。到了80年代，人类在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形势下，国际地理学的趋向是强调综合研究，着重探讨资源的地域组合，分析地区的优势和潜力，提出地区综合开发建设的最优地域社会经济结构。我根据这些学习心得，在1980年初的第四届全国地理学会大会上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应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次年，党中央决策把国土开发整治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中国地理学会相应号召全国地理界要为国土开发整治服务。采取这个战略部署，既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地理工作的客观要求，又顺应国际地理学的发展主流。

当前的世界虽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但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来看，又是一个分散的世界（fragmentary world）。就拿地理学来说，各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它们的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当前从事的主要研究课题、工作规模和达到的水平也大不相同，人们对于地理学的认识和解释也不相同。因此世界各国不存在一个地理界内部公认一致的同一地理学（there is no one geography）。回到本文开头讨论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地理学呢？有一个聪明的外国同行说：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干的工作，也就是他们想干而又被允许干的事（Geography is what geographers do—that is a combination of what they want to do and what they are allowed to do.）。他的回答未尝不是对地理学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解。

## 七、当前国际地理学的主要趋向和研究热题

根据我近十年来参加国际地理学术活动的亲身体会、以及对一些有国际影响的主要地理刊物发表的论文内容来分析，地理学的近今发展有下述的明显趋向：

一是地理学和相邻科学的交错越来越广泛而频繁，其中特别是和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经济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的交错最为密切，可说已进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界。这是由于客观存在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都具有综合性，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所能单独圆满解决，因而必然要求有关学科共同探讨。有的科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交错科学的世纪”，各门科学相互交错现象将愈益深化。

二是在地理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特别是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大分支之间，出现更多的融合而不再分道扬镳。这是通过70年代西方国家地理学的理论革命和苏联地理界否定

发展二元论的结果,是符合客观需要的进展。在每一个大分支学科中,也出现着重综合研究的趋向,如经济地理学中,综合经济地理研究就超越了各部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三是人文地理学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从近十年来先后在东京、巴黎、悉尼召开的第24、第25和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上所宣读的论文,加以大体分类,则人文地理学占44.4—53.1%,自然地理学占29.1—35.1%,其他综合研究(包括地理教育、环境、方法、信息系统等)占16.3—26.5%:

	24届(1980)		25届(1984)		26届(1988)	
	论文数	%	论文数	%	论文数	%
人文地理	297	48.6	382	53.1	318	44.4
自然地理	215	35.1	215	29.8	214	29.1
综合研究	100	16.1	123	17.1	195	26.5
合 计	612	100	720	100	736	100

这一事实正好证实了列宁在1914年预言的:“二十世纪将会出现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地理研究之所以出现重点转移,主要是由于人类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需要地理学家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即使是自然地理研究,根据客观需要也逐步向人文地理靠拢。不少知名的自然地理学家甚至转而投入人文地理工作了。

四是对地理学方法论的探讨和方法的革新日益受到重视。总的见解是不再片面鼓吹某一方法的“万能”,而强调多种方法的结合运用,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

再就研究课题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下列一些方面将是热题:

1. 地区综合发展——从地区赋存的资源和建设条件分析入手,探讨优化地区人地关系系统的具体建议,目标是提出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这类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要求比一般区域地理有太大的发展。我国当前进行的国土规划和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可向这一课题发展。

2. 地区资源系统——以往地理界对自然资源的研究大多以单项资源为主,而事实上各项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一个资源系统,它和当地的生态系统有着有机联系。当一项资源开发之后,往往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响到整个生态环境和资源系统。因而为了更好地规划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就需要研究一个地区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考虑地区资源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3. 环球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由气候变化扩展到从全世界着眼探讨整个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设法度量在变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human dimens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需要多学科的配合。与此有关的有自然灾害的研究。

4. 自然灾害的防治——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据不完全统计,已造成

三百多万人死亡和2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联合国倡议二十世纪90年代为“国际减灾十年”地理工作者可以从事各种自然灾害的成因、分布、预报预测、和防灾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各种自然灾害都有各自的地域性，但各种自然灾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联系，一种灾害的出现往往促发其他灾害，成灾之后如不及时抢救还可引起次生灾害。因而对于自然灾害也要以地区为单位，进行综合性研究。

5. 海洋经济和立法——由于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陆上某些资源将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因而开发海洋已成为各滨海国家的大事。我国对海洋的研究起步较晚，地理界只参与了海洋地貌的研究。而国外对海洋的研究兴趣已转向资源，近年历次国际海洋会议就着重讨论海洋经济和立法问题，我国由于在这些方面研究薄弱很少有发言权。为了摸清与我国有关的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内的资源情况，并为最后划定我国的海洋经济专属区作好准备，就有必要加强海洋经济和立法的研究。

## 八、外国地理学者对我国地理工作的议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地理工作者不论在专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或政府业务部门工作，可以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通过一定组织（如中国地理学会）加以协调，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国家有关的重大科研任务上来。例如50年代进行自然区划，60年代初大搞农业区划，80年代又对国土开发整治投入较大力量等等。很多外国地理同行们都认为我国的这些做法比他们各自分散搞小课题研究，对解决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问题和推动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要有力得多。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也看到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和他们比较还存在一些差距。据我个人耳闻，他们的议论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 中国地理工作者长于描述，不论对自然条件或人类活动都能细致而又生动地加以描述，但对有关问题的分析论证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特别是多数论文的结论没有明确交代作者的创见，对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建议不够具体。

2. 很多地理论文不讲究文章结构，有头重脚轻的毛病，即文章开头对有关地区情况的描述占了太大的比重，中间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份量不够，最后关于建议和结论非常简略，甚至没有结论。每段文章又不明确交代主题句（topic sentence），也就是缺乏画龙点睛的话，使读者不易掌握作者的意向和思路，以致有“言之无物”或“不知所云”之感。

3. 如果把中国地理文章的论题分为宏观与微观两大类，那就暴露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互脱节的问题。也就是微观文章缺乏宏观联系，不交代该微观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宏观论文又缺乏微观典型调查的支撑，流于空洞，缺乏说服力。

4. 地图是地理工作的结晶，而多数中国的地理著作不注意插图的质量。地图内容以单要素的居多，以一个问题为中心而联系有关因素的综合性图较少，再加上表达方法陈旧，以致在直观上使研究成果大为逊色。

5. 多数中国地理工作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大多先写成中文再直译成外文，仍然保持中文文法和语调，照本宣读，不易为外国与会者理解。

我相信外国同行们这些坦率的议论，可说是旁观者清，对我们改进工作方法和提高工作

质量来说,都是谆谆之言,万不可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 参 考 文 献

- 〔1〕 R. J. Johnston and P. Claval, *Geography Since Second World War*, Croom Helm, 1984.
- 〔2〕 Anne Buttimer,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Longman, 1983.
- 〔3〕 P. E. James and G. J. Martin,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John Wiley, 1981.  
(李旭旦译: 地理学思想史(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1989年.)
- 〔4〕 R. J. Johnston,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 Edward Arnold, 1981.
- 〔5〕 V. A. Anuchin,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S. Shabad,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6〕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编: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Wu Chuan-ju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bject terms:**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theoretical revolution, regional science, Marxist geography, unified geography, rejuvenation of regional geography

## Abstract

What is geography?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geographical ideas, as a historical product, advance and evolve with the progress of epoch. Therefore, geographers should keep a dynamic view in recognizing the discipline they devoted to. As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various historical, phys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ir geographies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odels and tackle different problems. So,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also has areal differentiation among countries. Actually there is no one geography the world over. The author tries to verify his views by analysing the changes of the ancient, the modern and the contemporary geographies and the variances between the W. European, the N. American and the Soviet geographies. The ideas of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theoretical revolution", regional science, Marxist geography, unified geography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regional geography a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编者注:

吴传钧先生为本刊写了《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一文,该文就地理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世界地理研究中心的转移、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一些主要思潮及当前国际地理学的主要趋向和研究热点等我国广大地理工作者有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本刊主编黄秉维先生也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一并刊登在这里。

关于地理学的前途,自本世纪初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见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十多年来,鸣放更层出不穷。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亦有不少似乎格格不相容的观点。或认为目前是地理学发展的大好时机;或认为地理学正处于艰难境地。我以为这两种观点都与客观实际相符,是处于统一体中互相矛盾的方面。为了更好地前进,需要了解国内的经验教训,也需要了解国外的经验教训。吴传钧教授就其所见所闻,根据他自己的思路,写成《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一文。我希望国内同行能对此细加琢磨,也希望有不少人就其所见所闻撰写类似文章,投寄本刊。正如吴文所说,各国地理学发展参差不齐;其实一国之内,亦往往百花齐放。1978年中国地理学代表团访美,我首先得到的信息是:由美国几个著名地理学期刊,不可能看到美国地理学的全貌;没有人能说明美国地理学的全貌。一人见闻有限,对所见所闻的理解亦大不相同。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有较多人发表类似的文章,就可以得到较完全的信息。例如吴文所说德国早年地理学的成就,在自然地理学方面主要为地貌研究,在人文地理方面主要为聚落研究。其言当有所本,但我不敢苟同。在大学时期,我受业于两位德国教授,1935年又与另一位德国教授过从甚密。以当时耳濡目染所得到的概念亦远远不那么简单。举例来说,A. Supan 继承 A. von Humboldt 的传统,贯通自然地理学的各个分支,自30年代以后,“久无嗣响”,其意之大,决不下于当时的地貌学;德奥学派的气候学、植物地理学体大思精,其在现代国际气候学、植物地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非当时德国地貌学在现代国际地貌学中所能比拟。在人文地理学中,关于 Oekumene 的研究也不亚于聚落的研究。以数量而论,综合性工作和人才都有过于狭窄的分科。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三位德国教授都固某一分支。1931年 W. Panzer 教授考察大洋洲之后在中山大学作报告。因为他是当时唯一地貌学期刊的编辑,我介绍说他是地貌学家。他立即加以纠正,认为 he 自己是地理学家,他的报告内容也兼及地貌、气候和生物。

我不预备在这里说地理学的前途,但觉得有必要提一下,竺可桢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创办初期特别重视的两点意见:(1)他很忧虑地理学研究缺少坚实的科学基础,流于浮泛,曾多次引述 D. Johnson, 1929 年在美洲地理学家协会会刊发表的《地理学前瞻》一文所指陈的地理学的缺点。(2)他认为农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特别密切,地理研究应侧重这一方面。这两点对我影响很深,也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地理研究单位的工作指针,但在晚年他又强调地理研究应当注意环境问题。深盼国内同行就这两点开展讨论。

钱学森教授倡议发展“地理科学”。这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任重道远,必须群策群力,契而不舍,才能抽条发叶,吐花结实。本刊欢迎国内同行为此投掷稿件。

·黄秉维·